

苏童

著

# 私宴

生命与灵魂不一定相互依偎，  
有时候是一场漫长的分离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www.jswy.com.cn

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

# 私宴

生命与灵魂不一定相互依偎，  
有时候是一场漫长的分离。

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.

苏  
童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私宴 / 苏童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 
2016  
(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)  
ISBN 978-7-5399-9176-4

I. ①私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75380 号

书 名 私宴

---

著 者 苏 童

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875

字 数 189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176-4

定 价 35.00 元

---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目录

为什么我们家没有电灯 .....	001
茨菰 .....	020
堂兄弟 .....	040
香草营 .....	054
群众来信 .....	075
肉联厂的春天 .....	124
私宴 .....	170
上龙寺 .....	187
拾婴记 .....	203
桂花连锁集团 .....	222

# 为什么我们家没有电灯

这个冬天，破烂的城北也要普及电灯了，一场光的革命不以油灯蜡烛的意志为转移，风暴般地席卷了香椿树街地区。一夜之间，城头上竖起了好多电线杆，皮革厂那边的坡地上出现了一座神秘的变电房，都是为光明穿针引线的东西。孩子们因为等得焦灼，天天在城头上跑来跑去，跑着跑着他们就聚集在皮革厂外面的坡地上了，围着那所精巧的有门有窗的小房子，向里面张望，在刺鼻的鞣革的臭味中，他们为变电房是否需要一个工人而争吵不休。

城北供电处的职员们都适应了清闲，适应了政治运动和政治学习，对繁重的工作，却是不怎么适应，看着窗外的电线杆一天天堆积起来，开始还是一堆电线杆，渐渐地就像一座水泥山了，他们都觉得自己心情烦躁，心头也压着一座山。安装工程队的那些人是要爬电线杆的，对工作自然就更抵触。他们风风火火撞进办公室来，都是来发牢骚，人手不够，没有工具车，香椿树街居民手脚不干净，有个工人的安全帽放在地上，一眨眼竟然就不见了！这些埋怨也就算了，李队长竟然质问老邝，你们香椿树街的房子怎么盖的，狗牙似的，谁家愿意往前就往前，谁愿意往后就往后，给一家拉

根电线，要穿过两家房顶，累死人了！这条街上住的是工人阶级吗？狗屁工人阶级，我看地主富农都比你们觉悟高！这次职员们都气坏了，他们在办公室里和工程队吵架，吵到最后，都是上纲上线的威胁了。办公室里的气氛也像外面十一月的天气，有点干燥，也有点萧瑟，负责人老邝的嘴角上起了个火泡，用一种黄色的药膏涂了几天，嘴巴附近的区域恢复了正常，那火气不知怎么钻到了眼睛里，老邝的眼睛也红了，他是天生的卷毛头，红着眼睛对工程队的人喊叫，看上去像一头绝望的狮子，元旦灯不亮，大家都是反革命，枪毙，就地正法，就地正法！来吵架的工人们后来都被老邝吓着了，他们推搡着暴怒的老邝，说，都是工作上的事，老邝你也犯不上这副模样，吃死人肉的样子！你把我们都就地正法了，香椿树街道还怎么亮电灯？

工程队的人后来不怎么来了，李队长自己带人推着长板车搬电线杆，虽然搬得不情愿，板车把沿途人家的墙撞得咚咚地响，他们嘴里也不情愿，隔着办公室的窗子，老邝根据工人们的嘴型判断出来，那帮不文明的人，是在骂脏话！但既然听不见，只当他们是在骂自己吧。办公室毕竟有了办公室的样子，面向河边的窗子可以看见大桥了，电线杆垒成的山薄了下去，阳光回来了，女会计小凌终于织好了她丈夫的一条线裤，而老邝在中午的时候，又可以摊开象棋棋盘，和小钱下一个三番棋了。

后来就来了一个男孩，天天都来，看上去不招惹谁，其实却很讨厌。

男孩滚着个铁箍，嚓喇嚓喇地来，来了就站在一根电线杆上，

朝办公室里张望。办公室里的人忙碌的时候，他站在那里，很老实的样子，职员们偶尔朝窗外瞥一眼，男孩立刻生动起来，他在横倒的电线杆上滚铁箍，身子踉踉跄跄的，但是滚得一丝不苟，带着一点表演性，看得出来，他是在努力吸引窗内人的注意力，但大人们哪来的心思欣赏他的表演，他们嫌铁箍的声音吵，干脆把窗子关上了。

外面是谁家的孩子？天天来吵，老邝对小钱说，吵死了！我下棋最怕吵，怪不得老是输棋！

你拉不出来怪茅坑，没人吵，你也要输棋。小钱说。

是谁家的孩子？吵死人了。老邝对女会计说，出去把他撵走！

女会计小凌是香椿树街上的人，知道外面那男孩是谁。是刘梅仙的小儿子呀，嘴比他妈妈还要凶！小凌推开算盘，站起来，扑哧笑了一声，说，我撵过他的，不肯走，人家告诉我，外面是公共场所，不是我家的地盘，我没权利撵他走。那孩子人小鬼大，歪理一套套的，大概都是跟他妈妈学的。

你这么伶牙俐齿的女人，还说不过个孩子？吓唬他一下，不走就把他抓到派出所去。

小凌出去，过了一会儿，风风火火地回来，手撑着列宁装的前襟，嘴里一迭声地嚷着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刚上身的新衣裳，这讨厌孩子，会吐唾沫呀，你们看，啐了我一身！我没本事撵他，你们自己去撵他吧。

老邝和小钱先后出去撵人，到了外面，男孩不见了，他的铁箍还靠在水泥电线杆上，微微地颤动着。他们知道男孩是躲起来了，

老邝喊了一声，给我出来，小兔崽子，把你送到派出所去！

没有回应，男孩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老邝还坚持要往电线杆山的那边去搜索，小钱用那铁箍把老邝的胳膊套住了，压低嗓音说，别去惹那孩子了，刘梅仙那娘们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惹了她儿子就是惹了她，惹了她就是惹了天，犯不上嘛。老邝愣了一下，眼前浮现出一个中年女人憔悴的发黄的圆脸，还有她的明亮而多疑的眼睛，然后老邝突然记起来，刘梅仙因为不愿意下放到苏北，大闹区政府，被人打伤了，老邝那天下班时，亲眼看见区里的人用一辆法院的吉普车把她送了回来，那女人满脸泪痕，弯着腰从车里出来，右手的胳膊已经用纱布固定在木板上，眼睛里燃烧着残余的怒火，但更多的是一种羞耻和茫然的眼神，街上的人很快弄清楚了，为什么区里会用吉普车把刘梅仙送回来，原来是被专政了。有人在旁边仗义执言，说，刘梅仙是很凶，她不肯下放做钉子户也是不对的，可是她再怎么凶，再怎么不对，政府也不能打人呀，看把她胳膊都打坏啦。老邝记得刘梅仙满脸泪痕，埋着头往家里走，对旁边邻居们的各种提问都不予理睬，这时候从吉普车里跳下一个区里的干部，一只眼睛被纱布和胶带蒙得严严实实的，他激愤地站在一大堆群众面前，指着自已那眼睛说，你们不要被现象蒙骗了，谁打谁？不是政府要打她，是她要打政府的人，我的眼睛差点给她戳瞎了，你们不知道，这刘梅仙当钉子户一年，越当越有理，区里的人差不多给她打遍了！

他们回到办公室，看见小凌还伏在窗台上，气呼呼地瞪着两个同事，怎么就回来了，他躲在大货箱后面呢。老邝把铁箍扔在墙



角，问女会计，那孩子天天到这儿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女会计说，你是装糊涂还是怎么的？不管大人还是孩子，到我们这儿来的，还能为什么？都是为电灯的事！老邝说，他们家还装什么电灯，钉子户，别人家装，他们家不能装。再说刘梅仙也不要装，她不是不舍得买电表嘛，她说点电灯费钱，蜡烛省钱。女会计说，那是刘梅仙说的，大人说的，他们家孩子没这么说，左右邻居都用电灯了，他们家没有，他们不干！

正说着话呢，窗玻璃上响起当的一声，把职员们吓了一跳，外面闪过了男孩的身影，然后是更响亮的一声，玻璃发出了碎裂的声音，这次是小钱先跳了起来，骂道，这小X养的，欺负起大人来了！小钱毕竟年轻，反应和动作都快，风一样冲出去，一会儿拽着那男孩的耳朵，把俘虏带进来了。

男孩穿着件肥大的军装，腰间还束了根皮带，军装是自己缝自己染的色，看上去那军绿色斑斑驳驳的，很不均匀。小钱抓着他的耳朵，男孩的脑袋便很委屈地歪着，他的肮脏的小脸涨得通红的，一溜鼻涕流出来，搭在嘴角边，他不停地吸溜着鼻子，很明显是想让鼻涕回到鼻腔里面去。把铁箍还我，还给我！他歪着脑袋大声地嚷嚷着，一边跳着，移动着，试图去挣脱小钱的手，小钱不松手，他说，本来是要还你铁箍的，现在你把我们的玻璃砸坏了，铁箍不能还你了，回家拿钱去，一块玻璃要八角钱，你赔八角钱来，我就把铁箍还给你。

老邝和小凌，一个是三个孩子的父亲，一个虽然为列宁装上的唾沫耿耿于怀，毕竟是女人，看见男孩耳朵被揪得发紫了，都动了

恻隐之心，上去把小钱推开了。女会计查看了一番男孩的耳朵，替他揉了一下，积怨瞬间复活，忍不住又冷笑，一根手指戳着男孩的鼻子，你这孩子，哼，不是我说你，有点欺软怕硬呢。老邝负责把孩子往门外推，一边推一边认真地吓唬他，这次饶了你，以后再敢往我们这儿跑，就算你破坏光明计划了，你要是破坏了光明计划，就是反党，反党就不是拧耳朵了，是枪毙，就地正法！

男孩已经被推倒了办公室的门口，反党和枪毙这些词让他眼睛一亮，也激起了他的什么灵感。他突然回过头来，大喊一声，放开我，游击队就要来了！老邝没反应过来，问他的同事，他说什么？什么游击队来了？女会计说，谁知道什么意思？小孩子胡言乱语，看电影看的吧。小钱在后面扑哧笑起来，说，这小狗日的，他是说他养着一支游击队呢，要让游击队来消灭我们。男孩被一种紊乱的想象控制着，眼睛里闪出仇恨和亢奋的光来，他用一只手指着办公室半空中的电灯，你们才反党，为什么你们都有电灯，我们家就没有电灯？不给我们家装电灯，你们就是反革命！男孩嚷嚷着，他的小脸被愤怒的火焰烧得通红，枪毙你们，枪毙你们，再不给我家装电灯，游击队来了，把你们都毙了！

临近傍晚，办事处墙上的喇叭里响起了一阵欢乐的旋律，对农村广播节目开始了，三个职员要准备下班了。他们几乎是同时欠起了身子，小凌锁她的抽屉，老邝给他桌上的一只座钟上发条，小钱把喝了一天的一杯茶泼到门外，剩茶差点泼到了一个人身上。

是刘梅仙的大儿子春生来了，一个发育得过分强壮的毛头小

伙子，个子不高，但肩宽腿粗，像一块石板一样横在办公室门口，一副来者不善的气势。小钱就那样和春生在门口对峙着，眼睛对眼睛，谁也不肯先说话。春生头上戴着一顶黄军帽，耳朵上架着一支香烟，蓝色的工作服敞着怀，胸口有一排弧形的字样，是肉联厂的工作服，上面印着“抓革命促生产”的口号，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。

大家都认识春生，谁不认识春生？香椿树街上有名的打架胚子，暂时还没有弄出人命，但那是迟早的事。看春生那阴沉的表情，女会计小凌第一个反应过来，说，小钱你不是急着要走嘛，先走吧。小钱明白她的意思，退了一步，终究不肯示弱，又上去半步，先发制人地问，你干什么？老邝也在后面说，你干什么，我们下班了，有事明天再来。

春生上来推了小钱一把，是你欺负我弟弟吧，你这么大个人，欺负小孩子，也不嫌丢人？小钱不甘示弱，要推一把回来，老邝及时地插到了两人中间，把小钱往后面推，谁欺负你弟弟了？小孩子的话你也信？老邝指着窗户玻璃，对春生说，看见那玻璃了？是你弟弟用石头砸的，一块玻璃要八毛钱，你知道的吧？你别跟我这个态度，我问你，小孩子做了坏事，要不要教育？

春生斜着眼睛朝窗玻璃扫了一眼，教育个屁！他轻蔑地冷笑一声，不就一块玻璃嘛，什么八毛钱，我明天给你们卸两块来，赔你们一块，再卖一块给你们，八毛钱，你们要不要？

老邝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，说，你这是什么话，难道我们还拿玻璃讹诈你弟弟？也不是真的要你们赔八毛钱，就是要让你家大

人来，你那弟弟，要教育教育。

教育个屁！春生说着发现了墙角那儿的铁箍，他用胳膊肘一扫，扫开了老邝，径直过去拿起了铁箍，抓在手上转了转，然后他突然正色道，教育？还是让我来教育教育你们，做人不要太势利，给自己留点后路。

你这话我就更糊涂了，老邝说，谁势利了？什么后路前路的，你吓唬人也得有个道理。

装什么糊涂？春生用仇视的目光盯着老邝，他说，你这老不死的就是势利，你不势利为什么给郑主任家送了那么大一个日光灯？你不势利为什么不给我家装电灯，桑园里家家户户装了电灯，你他妈的就是不给我家装！

为什么不给你家装电灯，别来问我，问你妈去，香椿树街七户人家都下放走了，为什么你们家要做钉子户？老邝有点急眼，嚷起来，我按政策办事，做了钉子户就没有电灯，全市都统一的政策，你要骂就骂市里的政策去，是政策势利，不是我老邝势利！

提到“钉子户”三个字，春生狂躁的表情便有点收敛了，似乎那三个字就是三个钉子，钉在春生的心里，伤及了什么，他羞于表露他在那儿受了伤，就转着他弟弟的铁箍，一边转一边瞪着办公室的水泥地面。钉子户？钉你家奶奶！他说，腿长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愿走就走，不愿走就不走。

不走就没有电灯，这是上面的政策。女会计小凌这时候插嘴道，我们没办法，不是谁故意欺负你们家，你们家虽然人还住在桑园里，户口已经走了，到了苏北什么县里了，要装电灯也要在苏北

装了。

苏北有电灯？乡下有电灯？春生突然对着女会计吼起来，你这个蠢 X，你把我当傻子骗呢，连傻瓜都知道，到了苏北乡下，蜡烛都不好买，哪来什么电灯？拿你的脑袋做灯泡吗？

春生对小凌粗暴的态度引起了两个男人共同的愤怒，老邝对她说，你锁好抽屉，下你的班，跟这种小流氓讲道理，粉墙上刷白水，没用！一直在旁边不耐烦的小钱干脆撞过来，要把春生往外面推，滚出去，不跟你这种垃圾啰嗦，你还以为我怕你了？

他们三个人一齐行动起来，小凌也是气急了，干脆拿起了拖把，用拖把柄顶着春生的肩膀驱逐他，春生开始还仗着体魄把住了门框，无奈拖把柄顶过来，受不了了，只好松开了手，但松手的同时，他不失时机地用铁箍箍了老邝一下，然后他站在外面，挥舞着铁箍大声说，你们这帮势利虫，我勒令你们，三天之内给我们家装好电灯，不装好，小心你们的脑袋！

三个职员没有来得及回应春生的威胁，小凌发现老邝的脖子被铁箍拉出了一道血痕，是她先惊慌地尖叫起来，血，出血啦，要出人命了，快去叫派出所来！

暮色一层层地压在麻石路上，香椿树街新生的路灯此起彼伏地亮起来，下班的人们嘈杂地通过街头，空气中充满了慌乱而快乐的声音，一些临街的厨房里早早飘出了烹炸的油烟，北面枕河的那些人家背光，他们的灯光也亮得早，十五瓦光或者二十五瓦光，很谨慎地透过油腻的窗子，与街上的路灯光融在一起，算是万家灯火

了。万家灯火穿透一街的油烟，那昏黄的灯光里似乎也漂浮着一股新熬的猪油香味。说起来，城北的每一盏灯火都有老邝的一份功劳，老邝平时走在街上的灯影里，心里是洋溢着某种自豪的，但是现在，他像个小偷一样躲避着那些灯光，唯恐让人看见了脖子。卫生所的人沿着老邝脖子上蜿蜒的血痕，认真地涂上了红药水，现在他的脖子上像是爬了一条鲜红的蚯蚓，怎么看都有点吓人。走到鸭蛋桥下，老邝犹豫起来，他的自行车也摇摆着，不知道是走还是停，让他犹豫的还是脖子的问题，要不要去桑园里，让刘梅仙看看他的脖子，老邝不是要怎么她，他一个大男人，总不能跟女孩子一样上门叫屈，他是气不过，怎么就遇上了这样的一家人？刘梅仙不教育自己的孩子，他就要去教育教育刘梅仙。

老邝把自行车锁在桥下，人就上了桥。站在桥顶上，可以清晰地看见桑园里的那些杂乱的房屋，老邝一眼认出了刘梅仙家，桑园里人家都亮起了灯，新生的白炽灯光勾勒出一大块羞涩而喜悦的暖光，只有一家窗户是黑着的，门是黑着的，蹲在泡桐树的树影里，像一座孤傲的荒岛，他知道那荒岛一样的人家，就是刘梅仙家。

老邝站在刘梅仙家门口，看见门是开着的，堂屋里拉了几排绳子，绳子上挂满了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，还滴着水，水就直接滴在地上，所以地上也是湿漉漉的，泛着水光。老邝试探着往里面走了一步，一只脚小心地踩在砖头上。这下他看清楚了，绳子上挂的都是洗过的手套，一定是为哪家工厂清洗的手套。老邝喊了一声，喂。他看见一根绳子动了一下，但是没有人应声，只有一阵绞水的声音回应他，嗒，嗒嗒嗒。老邝又喊了一声，喂。这下从手套丛中

钻出来个女孩子，喂什么喂？她说，我们这里没有喂，你就不会喊声同志？同志，你找谁？

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，梳了个羊角辫，腰间围了一个塑料围裙，手臂上戴着两个蓝色的护袖，像一个忙碌的女工一样站在老邝面前。尽管光线很暗，老邝还是能感觉到她的眼睛很亮。我认识你，你是管电灯的。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有点兴奋，要给我们家装电灯了？

老邝说，你妈妈在家吗？我找你妈妈说点事情。

女孩摘下一只护袖，往后面的天井走，一边走一边摘另一只护袖，但她突然停了下来，不对，不是来给我们家装电灯的，没这么容易。她自言自语地嘀咕着，马上又恢复了戒备，你什么事找我妈？有什么事跟我说一样，我妈被人打了，一直躺在床上呢。她返回来，有意识地堵住老邝的去路，用尖锐的目光打量着他，同志，你到底什么事？跟我说好了。

跟你说没用。老邝说，我找你妈妈说。

我妈妈不在家！女孩这么尖声一嚷，自己把自己吓着了，吐了下舌头，她回头朝天井那里看了看，压低了声音，我说不能找我妈，就不能找！她很霸道地插着腰，堵着老邝，到底什么事，你倒是说呀，扭扭捏捏干什么，亏你还是个男同志呢。

我跟你个小姑娘说个屁呀！老邝有点火了，说，你管得了你哥哥，你管得了你弟弟？你弟弟打碎了我们办公室的玻璃，你哥哥就是个小流氓，看看我的脖子，看，让你哥哥用铁箍拉的！

老邝发火的时候看见一条小小的黑影从天井闪出来，很快，又

缩回去了。老邝指着天井说，把你弟弟叫出来，问问他今天干了什么坏事？女孩子却瞪大眼睛察看着老邝的脖子，吓死人了。她终于看清了那道血痕，大惊小怪地跳了一下，然后很快镇定下来，说，是我哥哥弄的？你这么老了，他怎么会跟你打起来的？不可能，你说是他，有什么证据？

我这把岁数，诓你这个黄毛丫头干什么？脖子上那么长那么丑一条血疤，你还要什么证据！老邝又气又急，人一急就没风度，他推开了女孩子，人径直往里面闯，他说，我就不信了，你们家这儿不是共产党的天下？我就不信拿你们这家人没办法？！

老邝先是感到他的衣摆被拉住了，他手一撻，把女孩撻开了，但是他没能接近天井，因为女孩突然追上来抱住了他的腿，女孩半跪在地上，眼睛直直地瞪着他，已经是哀求的目光了。求求你，别去找我妈了，她不能再受气了。女孩的声音里也有了哭腔，她说，我以为你来给我们家装电灯呢，原来是告状，求你了，别跟我妈去告状，谁都来告状，谁都来气她，她的身体会气坏的！

这么一来，老邝尴尬了，好不容易才掰开了女孩的手，他不忍心往天井里闯，这么不了了之地走，又不甘心，就站在门口，向门内门外张望着，气呼呼的。他对女孩子说，看你这么孝顺，我不找你妈，可你哥哥，不能这么放过他，他没有王法，我现在放过他，日后他闯出大祸，无产阶级专政不会放过他。女孩现在倚靠在墙上，慢慢地摘她的另一支袖套，什么专政不专政的，我哥哥是人民内部矛盾，不是敌我矛盾！她机警地反驳了一句，脸上露出了一丝狡黠的微笑，你等不到他的，他现在不会回家的，他在河对面，我们家烟囱



不冒烟，我哥哥不回家。

老邝后来走神了。他在打量桑园里的这户人家，这户该下放而没下放的钉子户，还顽固地在桑园里生活着，真的像一颗钉子，钉在桑园里了。门上的光荣榜应该贴过好多次了，贴一次揭一次，都没有揭干净，所以门上还残存着一片片红纸，或新或旧，依稀可以看见冷水县三个字，那应该是刘梅仙家下放的地方。老邝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来没离开过这个城市，从来没去过那些艰苦的穷乡僻壤。冷水县有多远？冷水县会是什么样子？冷水县的房子是草房还是砖房呢？他想象着这一家人去了那里会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，干什么事，种地？做工，还是洗手套呢？老邝清了清嗓子，几次想问女孩，终究不知道该先问什么，结果问了个不相干的问题，你一天洗多少副手套呀？女孩有点爱理不理，勉强回答道，没数过，有数数的时间，又可以洗几副手套了。

屋里的黑暗带着丝丝冰凉的气息。借着邻居家投来的灯光，老邝突然看见墙上挂着何大林的遗像，这个死于武斗的搬运工人，现在两手空空地守着一面墙，没人说他的死重于泰山，也没人说他的死轻于鸿毛。老邝想起来，以前在鸭蛋桥下跟何大林下过几盘棋的，他不禁朝遗像多看了几眼，似乎预见了自己的死将无法鉴定其价值，死者的眼神显得茫然而焦灼，也许预感到自己将给妻子儿女带来麻烦，死者拍照时的表情还有点心事重重，你看他他也看你，要拜托什么事的样子。老邝不知为什么，突然有点心虚，他低下头，闻见了一股强烈的消毒药水的气味。堂屋里的那些手套垂挂在绳子上，仍然有水滴悄悄地滴下来。老邝踮起脚踩着砖块，悄